四分律卷第五十四　第四分之五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集法毗尼五百人

尒時世尊在拘尸城末羅園娑羅林
閒般涅槃諸末羅子洗佛舍利已以
淨劫貝裹復持五百張疊次而纏之
作鐵棺盛滿香油安舍利置中以蓋
覆上復作木槨安鐵棺者中下積衆
香薪時末羅子中為標首者持火然
之時天即滅火餘大末羅子展轉持
以大炬然之時天亦皆滅之阿那律
語末羅子不須乃尒疲苦諸天滅汝
等火即問阿那律言大德諸天何故
滅火荅言摩訶迦葉在波婆拘尸城
兩國中間在道行與大比丘衆五百
人俱彼作是念我當得見未燒佛舍
利不耶諸天知迦葉心如是念以是
故滅火末羅子言大德阿那律今使
小停遂彼諸天意尒時摩訶迦葉在
彼二國中間道行與大比丘僧五百
人俱時有異尼揵子持世尊般涅槃
時曼陀羅華在道行時迦葉遙見而
問言汝等從何所來彼荅言我從拘

尸城来復問言識我世尊不荅言識
復問今故在世不荅言不在世般涅
槃来已七日我從彼持此華来時迦
葉聞之不悅中有未離欲比丘聞世
尊已取涅槃便自投乎地譬如斫樹
根斷樹倒此諸未離欲比丘亦復如
是啼哭而言善逝涅槃何乃太早世
間明眼何乃速滅我曹所宗之法何
得便盡或有宛轉在地猶若圓木此
諸未離欲比丘亦復如是啼哭懊惱
而言善逝涅槃何乃太早尒時有跋
難陁釋子在衆中語諸比丘言長老
且止莫大憂愁啼哭我等於彼摩訶
羅邊得解脫彼在時數教我等是應
是不應當作是不應作是我等今者
便得自任欲作便作欲不作便不作
時大迦葉聞之不悅即告諸比丘言
且起疾捉衣鉢時往及世尊舍利未
燒當得見諸比丘聞迦葉言即疾疾
執持衣鉢於是大迦葉與五百人俱
往拘尸城已出城渡醯蘭若河往天
觀寺至阿難所語言阿難我欲及世
尊舍利未燒見之阿難荅言欲及世

尊舍利未燒而欲見之難可得見何
以故世尊舍利已洗浴裹以新劫貝
復以五百張疊次而纏之置在鐵棺
盛滿香油著木槨中下積眾香薪今
垂欲燒之是故難可得見時大迦葉
漸前往佛舍利積所棺槨即自開世
尊現足時大迦葉見世尊足下輪相
垢汙即問阿難世尊顏容端政身作
金色誰汙足下輪相阿難答言大德迦
葉女人心軟前禮佛時泣淚墮上手
捉汙世尊足大迦葉聞之不悅即禮
世尊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
諸天大眾亦皆禮佛足時世尊足還
內棺中不現時大迦葉哀歎說偈遶
棺七匝火不燒自然時大迦葉燒舍
利已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告言我先
在道行時聞跋難陀語諸比丘作如
是言長老且止莫復愁憂啼哭我等
今於彼摩訶羅邊得解脫彼在世時
教呵我等是應尒是不應尒應作是
不應作是今我等已得自在欲作便
作不作便不作我等今可共論法毗
尼勿令外道以致餘言譏嫌沙門瞿

曇法律若烟其世尊在時皆共学
戒而今滅後無學戒者諸長老今可
料老比丘多聞智慧是阿羅漢者時
即老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
多聞智慧者時諸比丘言應老阿難
在數中大迦葉言勿以阿難在數中
何以故阿難有愛恚怖癡有愛恚怖
癡是故不應令在數中時諸比丘復
言此阿難是供養佛人常隨佛行親
從世尊受所教法彼必處處疑問世
尊是故今者應令在數即便令在數
諸比丘皆作是念我等當於何處集
論法毗尼多饒飲食臥具無乏耶即
皆言唯王舍城房舍飲食臥具與多
我等今宜可共往集彼論法毗尼時
大迦葉即作白大德僧聽此諸比丘
為僧所老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往
王舍城集共論法毗尼白如是作白
已俱往毗舍離時阿難在道行靜處
心自念言譬如新生犢子猶故飲乳
與五百大牛共行我今亦如是學人
有作者而與五百阿羅漢共行時諸
長老皆往毗舍離阿難在毗舍離往

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國王
大臣種種沙門外道皆来問訊多人
衆集時有跋闍子比丘有大神力已
得天眼知他心智作如是念今阿難
在毗舍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私國王大臣種種沙門外道皆来問
訊多人衆集我今寧可觀察阿難為
是有欲無欲耶即便觀察阿難是有
欲非是無欲復念言我今當令其生
猒離心將欲令阿難生猒離心即說
偈言
靜住空樹下心思於涅槃坐禪莫放逸
多說何所作
時阿難聞跋闍子比丘說猒離已即
便獨處精進不放逸寂然無乱是阿
難未曾有法時阿難在露地敷繩牀
夜多經行夜過明相欲出時身疲極
念言我今疲極寧可小坐念已即坐
坐已方欲亞卧頭未至枕頃於其中
間心得無漏解脫此是阿難未曾有
法時阿難得阿羅漢已即說偈言
多聞種種說常供養世尊已斷於生死
瞿曇今欲卧

時諸比丘從毗舍離往王舍城作如
是言我等先當作何等為當先治房舍
臥具先論法毗尼耶皆言先當治房
舍臥具即便治房臥具時大迦葉以此
因緣集比丘僧中有隨臨羅迦葉作
上座長老婆婆那為第二上座大迦
葉為第三上座長老大周那為第四
上座時大迦葉知僧事即作白大德
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集論法毗
尼白如是時阿難即從坐起偏露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白大迦葉言我親
從佛聞憶持佛語自今已去為諸比
丘捨雜碎戒迦葉問言阿難汝問世
尊不何者是雜碎戒阿難荅言時我
愁憂無賴失不問世尊何者是雜碎
戒時諸比丘皆言來我當語汝雜碎
戒中或有言除四波羅夷餘者是雜
碎戒或有言除四波羅夷十三事餘
者皆是雜碎戒或有言除四波羅夷
十三事二不定法餘者皆是雜碎戒
或有言除四波羅夷十三事二不定
法三十事餘者皆是雜碎戒或有言
除四波羅夷乃至九十事餘者皆是

雜碎戒時大迦葉告諸比丘言諸長
老今者衆人言各不定不知何者是
雜碎戒自今已去應共立制若佛先
所不制今不應制佛先所制今不應
却應隨佛所制而學時即共立如此
制限大迦葉語阿難言汝於佛法中
先未度女人得突吉羅罪今應懺悔
阿難答言大德此非我故作摩訶波
闍波提於佛有大恩佛母命過長養
世尊大德迦葉我今於此不自見有
罪以信大德故今當懺悔大迦葉復
言汝令世尊三反請汝作供養人而
言不作得突吉羅罪今當懺悔阿難
答迦葉言我不故作為佛作供養人
難是故言不能耳我於此中不自見
有罪以信大德故今當懺悔迦葉復
言汝為佛縫僧伽梨脚蹋而縫得突
吉羅罪今應懺悔阿難答言大德迦
葉非我慢而故作更無人捉故尒耳
我於此不自見有罪信大德故今當
懺悔迦葉復言世尊欲取涅槃三反
告汝汝不請世尊住世若一劫若過
一劫令無數人得利益慈愍世間諸

天人民令得安樂汝得突吉羅罪令

應懺悔阿難荅言大德迦葉非我故
作魔在我心令我不請佛住世我
於此中不自見有罪信大德故今
當懺悔迦葉復言世尊在時從汝
索水汝不與得突吉羅罪令應懺
悔阿難荅言非我故作時有五百
乘車從水中過其水甚濁恐世尊飲
之作患是故不與迦葉復言汝但應
與若佛威神或復諸天能令水清淨
阿難言我於此中不自見有罪信大
德故今當懺悔迦葉復言汝不問世
尊何者是雜碎戒得突吉羅罪令應
懺悔阿難言我非故作時我愁憂無
賴失不問世尊何者是雜碎戒我於
此中不自見有罪信大德故今當懺
悔迦葉復言汝不遮女人令汙佛足
得突吉羅罪令應懺悔阿難荅言非
我故作女人心軟礼佛足時泣淚手
汙佛足是我於此中不自見有罪信大
德故今當懺悔時大迦葉即作白言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問
優波離法毗尼白如是時優波離即作

白僧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
今令上座大迦葉問我答白如是時
大迦葉即問言第一波羅夷本起何
處誰先犯優波離答言在毗舍離須
提那迦蘭陀子初犯第二復本起何
處答言在王舍城陀尼伽比丘陶師
子初犯復問第三本起何處答言在
毗舍離婆裘河邊比丘初犯復問第
四本起何處答言在毗舍離婆裘河
邊比丘初犯復問第一僧殘本起何
處答言在舍衛國迦留陀夷初犯如
是展轉隨所起處如初分說復問第
一不定法本起何處答言在舍衛國
迦留陀夷初犯第二亦爾復問尼薩
耆本起何處答言在舍衛國六群比
丘初犯如是展轉亦如初分說復問
初波逸提本起何處答言在釋翅瘦
象力釋子比丘初犯如是展轉如初
分說復問波羅提提舍尼本起何處
答言在舍衛國蓮花色比丘尼起第
二第三第四如初分說復問第一衆
學法本起何處答言在舍衛國六群
比丘初犯如是展轉如初分說比丘

尼別戒如律所說復問最初聽受大
戒本起何處荅言在波羅㮈五比丘
復問最初聽說戒在何處荅言在王
舍城為諸少年比丘復問初聽安居
本起何處荅言在舍衛國因六群比
丘起復問初自恣本起何處荅言在
舍衛國因六群比丘起如是展轉問
乃至毗尼增一時彼即集比丘一切
事并在一處為比丘律比丘尼事并
在一處為比丘尼律一切受戒法集
一處為受戒揵度一切布薩法集一
處為布薩揵度一切安居法集一處
為安居揵度一切自恣法集一處為
自恣揵度一切皮革法集一處為皮
革揵度一切衣法集一處為衣揵度
一切藥法集一處為藥揵度一切迦
絺那衣法集一處為迦絺那衣揵度
二律并一切揵度調部毗尼增一都
集為毗尼藏時大迦葉即作白大德
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問阿難
法毗尼白如是時阿難即復作白大
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令大
迦葉問我荅白如是大迦葉即問阿

難言挽動經在何處說增一在何處
說增十在何處說世界成敗經在何
處說僧祇陁經在何處說大因緣經
在何處說天帝釋問經在何處說阿
難皆答如長阿含說彼即集一切長
經為長阿含一切中經為中阿含從
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事為增
一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諸
天雜帝釋雜魔雜梵王集為雜阿含
如是生經本經善因緣經方等經未
曾有經譬喻經優婆提舍經句義經
法句經波羅延經雜難經聖偈經如
是集為雜藏有難無難繫相應作處
集為阿毗曇藏時即集為三藏時長
老富羅那聞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
集法毗尼即與五百比丘俱從王舍
城至大迦葉所語如是言我聞大德
與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毗尼我亦欲
豫在其次聞法時大迦葉以此因緣
集比丘僧為此比丘更問優波離乃
至集為三藏如上所說彼言大德迦
葉我盡忍可此事唯除八事大德我
親從佛聞憶持不忘佛聽內宿內煮

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從彼持食來

若雜菓若池水所出可食者如是皆
聽不作餘食法得食大迦葉答言實
如汝所說世尊以穀貴時世人民相
食乞求難得慈愍比丘故聽此八事
時世還豐熟飲食多饒佛還制不聽
彼復作是言大德迦葉世尊是一切
知見不應制已還開開已復制迦葉
荅言以世尊是一切知見故宜制已
還開開已復制富羅那我等作如是
制是佛所不制不應制是佛所制則
不應却如佛所制戒應隨順而學在
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毘尼是
故言集法毘尼有五百人
七百集法毘尼
爾時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毘舍離跋
闍子比丘行十事言是法清淨佛所
聽應兩指抄食得聚落間得寺內後
聽可得常法得和得與鹽共宿得飲
闍樓羅酒得畜不截坐具得受金銀
彼亦布薩日檀越布施金銀而共分
之時有耶舍迦那子聞毘舍離比丘
行如是事即往跋闍子比丘所見勸

檀越布薩時布施衆僧金銀僧中唱
令與伽那子比丘即言我不受何以
故沙門釋子不應受取金銀沙門釋
子捨棄珠寶不著飾好彼於餘日作
分已送與伽那子比丘伽那子比丘
言我不須我先言沙門釋子捨棄珠
寶不著飾好彼即言毗舍離優婆塞
瞋汝往教化令喜時即老使共往耶
舍伽那子比丘至毗舍離優婆塞所
語如是言汝實瞋我語耶我言沙門
釋子不受取金銀棄捨珎寶不著飾
好語優婆塞言世尊在王舍城時王
宮中王群臣集說如是語沙門釋子
應得受取金銀不捨珎寶非不著飾
好時彼衆中有大長者字珠髻語諸
大臣言勿作是言沙門釋子受取金
銀不捨珠寶非不著飾好何以故沙
門釋子不應受取金銀棄捨珠寶不
著飾好時珠髻長者為諸大臣解說
各令得解歡喜珠髻長者後於異時
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以先
因緣具白世尊言我即為解說各令
歡喜世尊我說是言將無違失聖旨

不如法教耶佛言長者如汝所說如
法如實不違世尊教法何以故沙門
釋子不應受取金銀除捨珠寶不著
飾好其有受取金銀者則受五欲若
受五欲則非沙門釋子法長者汝若
見沙門釋子捉持金銀決定應知非
沙門法我作是說聽為衎草木
故求乞金銀終不應自受取金銀是
故離奢以此因緣沙門釋子不應受
取金銀棄捨珠寶不著飾好離奢復於
異時世尊在祇桓中告諸比丘有四
事故令日月不明何等為四阿脩羅
烟雲塵霧是為四事令日月不明如
是沙門婆羅門亦有四事汙染塵穢
令沙門婆羅門無有光顯何等四或
有沙門婆羅門飲酒不能除斷此是
第一塵穢或有沙門婆羅門行婬欲
法不能捨離此是第二塵穢或有沙
門婆羅門受取金銀不捨飾好此是
第三塵穢或有沙門婆羅門以邪命
自活不能除斷此是第四塵穢是為
四事以此四事故令沙門婆羅門汙
穢不明無有光顯世尊尒時即說
偈言

貪欲垢所汙沙門婆羅門愚癡所覆盖
愛著於好色飲酒散乱心復行愛欲法
受取金寶瓔此為無智者沙門婆羅門
邪命以自活佛說此為結如日出雲翳
無光顯威耀不淨純垢汙盲冥闇所閉
愛奴之所使造惡不善業癡何能行道
怨憎甚增益　更受未來身
是故離奢以此因緣故汝等當知沙
門釋子不應受取金銀除去飾好我
說是語汝以此事不信我耶彼離奢
言我非為不信我有信樂於汝汝可
住此毗舍離我當供給衣服飲食醫
藥所須之物時伽梛子比丘與諸離
奢解說令得歡喜已與彼使比丘俱
還婆闍子比丘所遙見伽梛子比丘來
即問使比丘言伽梛子比丘已解喻
諸離奢得信耶荅言尒即言彼已信
樂伽梛子持我等作非沙門釋子婆闍
子比丘問言何故耶即具說先因緣
彼毗舍離比丘語伽梛子比丘言汝
先罵眾僧見罪不荅言我不罵眾僧
彼即和合與作舉伽梛子比丘作是
念我此諍事若得長老離婆多與我

作伴者便可得如法滅彼即問餅人
言離婆多在何處彼即荅言聞在婆
呵河邊即往婆呵河邊離婆多不在
彼即問離婆多在何處彼即荅言聞
在伽那慰闍國即往彼國既至離婆
多復不在復問離婆多在何處荅言
在阿伽樓羅國即往彼國而復不在
即問離婆多在何處荅言在僧伽賒
國即復往彼國見離婆多值衆僧集
問離婆多供養弟子言汝大德長老
離婆多往衆僧中不荅言當往時離
婆多往集僧中聽說法已夜半後捉
尼師壇還屋時耶舍伽那子亦在僧中
集聽法已夜半後捉尼師壇往離婆
多所彼作是念今正是時當具說先
因緣令其得聞彼即問離婆多言大
德上座得二指抄食不彼還問言云
何二指抄食荅言大德長老足食已
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二指抄食食
不離婆多言不應尒問言在何處制
荅言在舍衛國不作餘食法食以是
故制復問言大德長老得村間不彼
還問言云何得村間荅言大德長老

是食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往村中
闍得食離婆多言不應尒問言在何
處制荅言在舍衛國不作餘食法食
以是故制彼問言大德長老得寺內
不彼還問言云何得寺內荅言大德
長老在寺內得別衆羯磨離婆多言
不應尒問言在何處制荅言在王舍
城布薩揵度中制大德長老得後聽
可不還問言云何得後聽可荅言大
德長老在界內別衆羯磨已後聽可
離婆多言不應尒問言在何處制荅
言在王舍城布薩揵度中制復問得
常法不還問言云何得常法荅言大
德長老此作是已言是本來所作彼
荅言比丘知不應觀修多羅毗尼撿
挍法律若不觀毗尼不撿挍法律而
違反於法若已作不應作未作亦不
應作若觀修多羅毗尼撿挍法律與修
多羅相應與法律相應不違本法若已
作若未作應作復問言大德長老得
和不彼還問言云何得和荅言大德
長老是食已捨威儀以酥油蜜生酥
石蜜酪和一處得食不荅言不應尒

四分律第五十四　第十八張　如　者

問言在何處制答言在舍衛國不作
餘食法食以是故制復問大德長老
得與鹽共宿不彼還問言云何得與
鹽共宿答言大德長老得用共宿鹽
者食中食答言不應介問言在何處
制答言在舍衛國藥揵度中制復問言
大德長老得飲闍樓羅酒不答言不
應介問言在何處制答言在拘睒彌
國因長老娑伽陀比丘制復問大德
長老得畜不截坐具不答言不應
畜問言在何處制答言在舍衛國因
六群比丘制復問大德長老得受取
金銀不答言不應介問言在何處制
答言在王舍城因跋難陀釋子制彼
言大德長老毗舍離婆闍子比丘行
此十事言清淨如法是佛所聽彼勸
檀越於布薩時施衆僧金銀令分物
人分彼言汝莫語餘人何以故恐諸
比丘所見不同而不與和合比丘汝
可往阿吁恒河山中彼處有三浮陀
比丘是我同和上與六十波羅離子
比丘共住彼皆勇猛精進處無所畏
以此因緣具為彼說已共期娑呵河

邊我亦當往時耶舍伽那子比丘即
往彼山中至三浮陁所以此因緣具
向彼說之期婆呵河邊大德離婆多
亦當來時毗舍離婆闍子比丘聞耶
舍伽那子比丘往人間求索伴黨彼
即大持毗舍離好衣往離婆多弟子
所語言我為大德離婆多故持此好
衣來與今止不復與即迴與汝可取
彼言止止我不受彼復懃懃逼令受
彼遂便受既受已作是言長老彼波
夷那波梨二國比丘共諍世尊出在
波夷那國善哉長老能為我白大德
上座波夷那波梨二國比丘共諍世
尊出在波夷那國善哉大德當助波
夷那比丘彼即荅言大德長老離婆
多尊重我難不敢言彼即强逼之不
已便往離婆多所白如是言大德彼
波夷那波梨二國比丘共諍世尊出
在波夷那願大德助波夷那比丘彼
即荅言汝癡人持我在不淨部中汝
去不復須汝彼得遣已便往毗舍離
婆闍子比丘所語如是言長老我先
語汝大德離婆多尊重難可為言我

不能語今大見責彼問言說何等彼
言已違我復問言汝幾臘荅言十二
歲問言汝十二歲猶故怖畏違耶荅
言不受我供養云何不畏時彼離婆
多及諸比丘如是語我等今當往諍
所起處即乘船從恒水中往時天熱
疲極住船在岸邊蔭下息時婆㮴村
有長老在道行作如是念我今此諍
事當觀修多羅毗尼知誰法語誰非
法語彼即觀修多羅毗尼撿挍法律
便知波梨國比丘是法語波夷那比
丘非法語時有天不現身而讚言善
哉善男子如汝所觀波梨比丘如法
語波夷那比丘非法語時諸長老即
共往毗舍離毗舍離有長老字一切
去是閻浮提中最上座時三浮陀語
離婆多言今往一切去上座屋中宿
具說此事令其得聞時二人即共相
隨往至彼屋時一切去長老夜坐禪
思惟夜已久離婆多作是念此上座
年已老氣力羸劣而久坐如是況我
當不作如是坐時離婆多即便坐思
惟至夜久一切去長老作是念此客

比丘遠來疲極猶故坐禪思惟如是
況我而不久坐時彼長老即復久坐
思惟夜已過多語離婆多言長老汝
此夜思惟何法荅言我先白衣時嘗
習慈心此夜思惟入慈三昧彼即言
汝此夜入小定何以故慈心三昧是
小定即復問言大德一切去此夜思
惟何法荅言我先白衣時習空法我
此夜多入空三昧彼言大德此夜思
惟大人之法何以故大人之法入空
三昧彼作是念今正是時可說先因
緣令其得知彼問言大德長老得二
指抄食不問言云何得二指抄食荅言
大德足食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
二指抄食食荅言不應尒問言在何
處制荅言在舍衛國不作餘食法食以
是故制如是二一說乃至布薩時受
取金銀令分物人分如上說彼即言
勿語餘人恐人心不同不得和合一
切去上座為第一上座三浮陀第二
上座離婆多第三上座婆搜村是第
四上座阿難皆為其和尚時長老一
切去知僧事時上座即作白大德僧

四分律第五十四　第二十二張

聽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論法毗尼
白如是時波夷那比丘語波梨比丘
言汝等今可出平當人彼即言上座
一切去離婆多耶舍蘇曼那是平當
人波梨比丘語波夷那比丘言汝等
亦應出平當人彼即言長老三浮陁
婆搜村長老沙留不闍蘇摩是平當
人是中有阿夷頭比丘堪任勸化彼
諸比丘言持此比丘在數中何以故
彼在所處當為我等勸化即著數中
彼諸上座作是念我等若在衆中問
此事恐更生餘諍事不知誰語是誰
語非我等今寧可差次在別處共平
論耶彼諸長老作是念我等於何別
處而平宜此事即言當於婆梨林中
時一切去長老即作白大德僧聽如
此為僧所舉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
於婆梨林中論法毗尼餘比丘不在
中白如是作白已應羯磨差二
三比丘取餘比丘欲至婆梨林中時
一切去上座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如
是諸上座皆集時一切去上座即作
白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

論法毗尼白如是時離婆多即作白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問
一切去上座法毗尼白如是時上座
一切去即復作白大德僧聽若僧時
到僧忍聽僧今令離婆多問我荅法
毗尼白如是離婆多問言大德上座
得二指淨不即還問言云何二指淨
荅言大德長老足食已捨威儀得二
指抄食食荅言不應尒問言在何處
制荅言在舍衛國不作餘食法食以
是故制此是第一事非法非毗尼非佛
所教別處平宜已下一舍羅如是二
撿挍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
教皆下舍羅彼諸長老作是語如我
等今於別處平宜此事已今復欲於
僧中如是撿挍何以故令衆人皆知
故彼諸長老皆往毗舍離時一切去
上座即集比丘僧已作白大德僧聽
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論法毗尼白
如是長老離婆多即作白大德僧聽
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問一切去上
座法毗尼白如是時一切去上座即
作白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

今令離婆多問法毗尼我答白如是
離婆多即問言大德長老得二指淨
不彼問言云何得二指淨答言大德
長老足食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
二指抄食食答言不應尒問言在何
處制答言在舍衛國不作餘食法食
是故制此是第一事非法非毗尼非
佛所教若僧中捡挍已下一舍羅如
是一一捡挍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
非佛所教若僧中捡挍已皆下舍羅
在毗舍離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
故名七百集法毗尼

四分律卷第五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